

「你的名字是阿杰瑪(أحمد)، 曾為恐怖組織馬拉克(ملك)的成員——沒錯就是監禁我的那個組織。」

麗希的視線沿著槍身直盯著面前的紅髮男人。他們所站的位置雖然有一定的距離，但透過灑落的月光，兩人都能清楚看見彼此的面容。

夜晚的海上，寂靜的只剩下浪潮與船舶引擎輪轉的轟隆聲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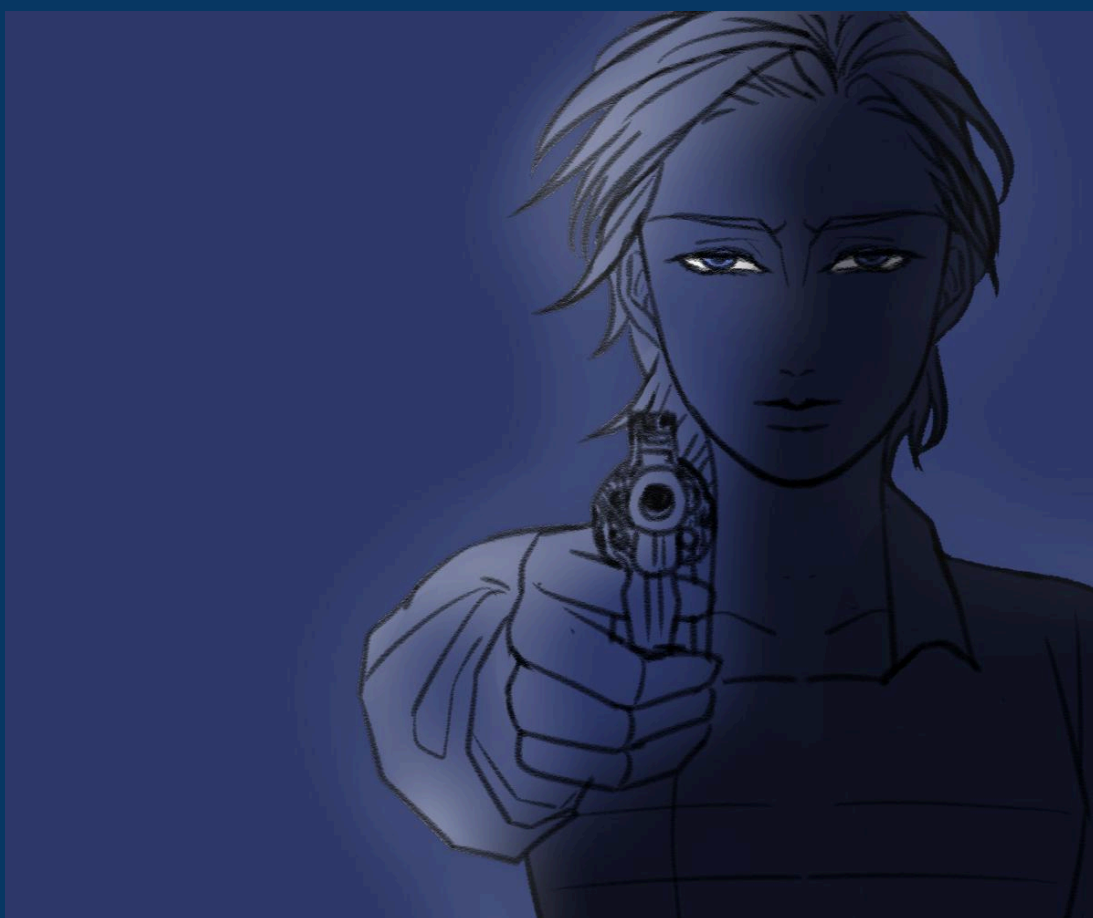
「聽起來真是恐怖啊……所以你現在打算如何？殺了我？報仇？洩恨？省省吧，我可是什麼都不記得喔？現在來說真的就是個無辜的人喔？」

約翰有些仰起頭用著一貫隨興的態度面對這劍拔弩張的情況，順便搭配揚起的眉，滿臉無奈，好似自己真只是個無辜的過路人。

「但這也不能抹滅你所犯下的罪行……你們，所犯下的罪行！」

麗希的語調因為激動而顯得有些顫抖，她努力壓抑自己將近要爆發的情緒，也已習於如此。

至少要讓拿著手槍的臂膀不會因此發顫，畢竟面對這男人的另個變異能力——幸運，手槍因此突然走火也不無可能。故此，她的子彈需要達到百分之百的準確才能完成其所望之結果，因此冷靜的應對是絕對必須的。



另一方面，約翰正努力思索該如何突破如此的局面。他不敢輕舉妄動，也知道自已回應的字句都必須經過審慎的斟酌，儘可能不去刺激到對方，現在他所處的狀況極度劣勢，他們身處在大船的二樓甲板上，沒有任何可以逃離的地方，可不想在奔向自由的最後關頭卻命喪於此。

雖然態度看似從容，但那銀灰色的視線卻絲毫沒有飄散，緊盯著面前的女子。他在觀察對方的所有動靜，緊皺的眉間、深沉還未失去理智的眼神、試著壓抑的急促呼吸等，一切細節約翰都看在眼里。誰知道也許哪個救命或致命的關鍵就在那一瞬的動靜之間。

深吸口氣，約翰將雙手慢慢移至身前，表示自己沒有任何武器與威脅性，並將一手放在胸上，微微欠身，緩緩說道

「如果……我曾經對你做過什麼糟糕的行為，我向你道歉，真誠的——」

「你覺得道個歉就有用嗎??？」

「WOW、WOW！冷靜點！」

而後，一聲槍響，劃過天際，貫徹雲霄。

「你是不是認為我不敢開槍？」

面對麗希突然改變的激烈語調，約翰馬上將雙手升至與眼同高，緊張的擺出投降的姿態。

他看的出來對方扣在板機上的手指又更用力了些，再加上女子方才直直朝著天開了一槍，約翰現在著實為自己的小命捏了把冷汗。

「所以你還有什麼想要辯解的嗎？」

約翰仔細思索，試著尋找各種能夠突破如此僵局的關鍵，等待麗希稍稍緩和後才又小心翼翼的開口，畢竟面對那從未由對方臉上見過的猙獰面目，還是小心為上的好。

「……道歉沒有用，那你認為殺了我就有用嗎？」

靈光一閃般，約翰丟出了這樣的疑問給麗希。

果不其然，女子的神情染上些許困惑，他知道自己成功打斷了對方的執念，一個新的想法已悄悄植入了其腦海。

如同石落池中，必會引起陣陣漣漪。

還不待對方有所反應，約翰趕緊繼續擴張這想法，也許這會成為自己的救命稻草也說不定。

不管如何都值得一試。

「沒錯，道歉沒有用，殺了我更不會有用。首先我懂你的怨恨與憤怒，你需要個出口宣洩，而曾經身為那個組織成員的我，絕對是再好不過的對象。」

「但是先不論我根本沒有記憶這事，你所怨恨的應該是那組織，而非也被丟到實驗室的我。既然我會被他們所丟棄，不正也表示我與他們並非同路人了，不是嗎？」

「然而你曾經也是——」

「你無法確定或是證明吧？不然為何過了那麼久，你都沒有認出我呢？你如何確定我真的有對你做過什麼不堪的事情嗎？」

「即使沒有，你們依然殘殺了許多生命！」

「對，但是，如果我說，其實我也是受害者，你要怎麼做？也許我也是那些恐怖組織手下的受害者，從小被洗腦灌輸了許多不正確的思想、被迫成為少年兵、不順從就是死路一條，雖說順從也是死在戰場上……」

沉默隨著浪朝一同搖擺於兩人之間，搖擺於那不定的心思上。

「我懂你的憤怒，我也懂你想要報仇的心情，但是你的槍口面對的，真是正確的目標嗎？」

配合著沉穩緩和的語調，約翰慢慢朝著對方走近。

他的雙眼緊盯著麗希那因為困惑與憤恨交織而顫抖的灰藍色雙瞳，一刻都不敢移開視線。

「你所怨恨的不該只是個『個體』，而是那樣的恐怖組織，甚至是製造出那些恐怖組織的勢力才對。說真的，就算殺了我，或是其他人，對那些組織來說根本不痛不癢，他們根本不在乎成員的死活，或者是說，我們的存在本就只是為了犧牲自己，來達成他們所謂崇高的目標。」

「所以說，你的槍口，究竟該指向何處？」

「不要再接近了——！」

拔高音量，男子那沉著而銳利的眼神讓麗希意外的，感到害怕。

並不是因為認為對方將會加害於自己，而是那些話語似乎正在一層層的剝開自己心中的防禦，讓那些疤痕再度暴露於外，讓自己必須去正視那些傷痛，讓自己真正去思考，究竟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麼？復仇？殺人？

自己所欲追求的目標到底是什麼？

然而約翰並沒有因此停下腳步，僅是盯著對方，繼續踏著穩健而緩慢的步伐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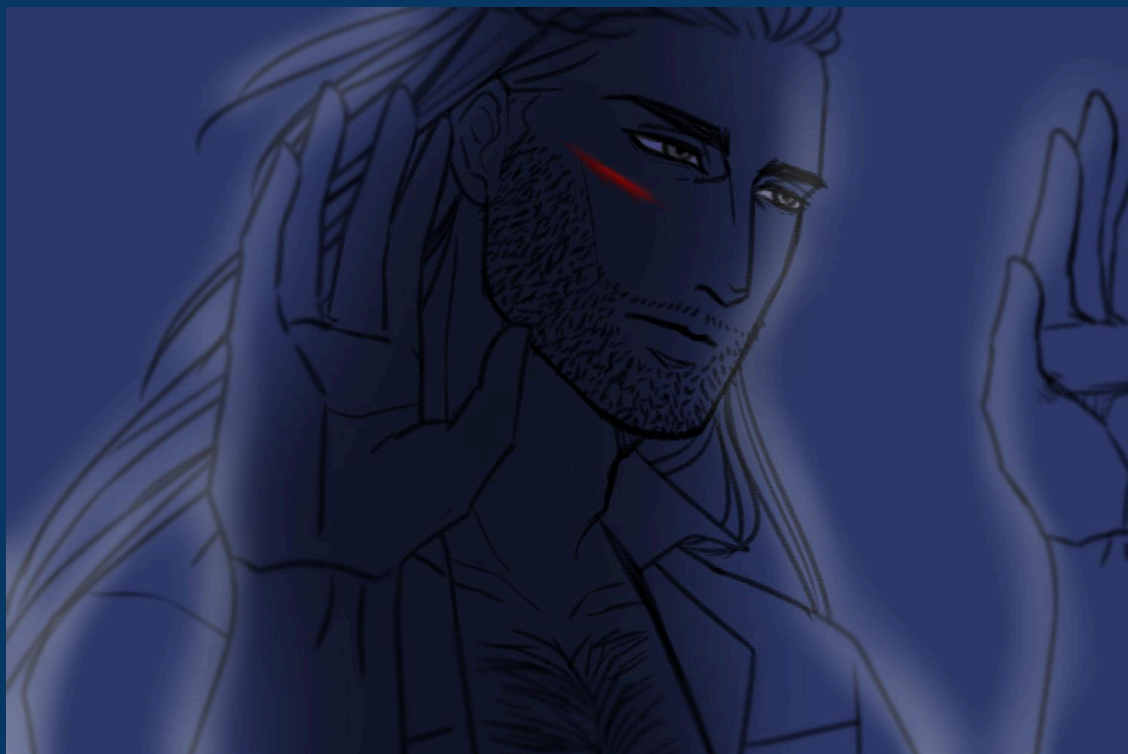
「而且，你真有殺人的覺悟嗎？一但跨過那界線，可就沒有回頭路了。你真的能夠承擔那些生命的重量嗎？一輩子活在奪去他人生命的愧疚當中？」

「你懂什麼了？我跟你們這些人可不一樣！別小看人了！」

「停下！你真以為我不會朝你開槍嗎！」

只見男子絲毫不受動搖，依然執意向前行走，一股惱怒沖頭，伴隨槍聲作響。

碰——



衝出槍管的子彈本該是朝著男子飛去，卻因為船身突如其來的晃動，使其偏離了原先預設的軌道，僅是從約翰的臉龐呼嘯而過，劃出一道腥紅。

「可、可惡——！」

從搖擺中重新穩住身子的麗希，再次抬起頭時，紅髮男子卻已出現在面前，直盯著自己。

「——？！」

尚未能來的及做出反應，對方便一手抓住了左輪的槍身，並把彈匣給推了出來。

「喔？看來只剩一顆子彈了。」

「放手！」

「不放。」

約翰的另一手熟練地滑動翻轉了左輪的彈匣，於轉動尚未完全結束便又推了回去，讓人摸不清那顆子彈究竟身在何處。

而後，他抓住槍管連同女子扣在板機上的手抵上自己的額間，自己的指頭也隨之覆上，一同擺在那小小板機上。

而對方那驚慌不知所措的神情已明確顯示出約翰如此的行徑是多麼荒謬。

「好，來吧，展現你的覺悟。我就在這裡，不躲也不逃，**你是否有殺人的覺悟？**」

「我——」

「沒錯，你跟我們不一樣，你是為了報仇，為了你的傷痛，我們這種人死了也不足惜，畢竟奪去了那麼多無辜、手無寸鐵的性命。而你，你只是其中一個受害者而已，為了洩恨，血債血還，也是剛好而已。」

「所以，開槍吧。**如果這能讓你的心獲得平靜的話。**」

「我——」

男子堅定的神情讓麗希恐懼不已，她想抽回自己的手，卻被對方緊緊扣住。那眼神毫無猶豫與畏懼，她知道約翰是認真的在面對自己的生命，而同時方才被情緒給占領的腦袋也因為那一句句的刺激而開始慢慢恢復理智。

——就算殺了眼前這男人，真的能夠獲得平靜嗎？

就如同對方所說，那些恐怖組織的確也十分擅長去洗腦孩子們來為他們賣命，因此不只是自己這樣的存在，受害者還有更多更多，那自己所想要復仇的目標到底該是什麼？是這些被恐怖統治的人們嗎？他們也僅是一個扭曲世代的表象而已，真正該去對抗、導正的並非這些棄子們。

而且確實，他們的命對於那些組織而言，如同草芥，殺了他們也於事無補，只會在自己身上多加一份永遠無法洗去的罪惡與負擔。

沒錯，自己根本沒有去承擔他人生命重量的覺悟。

更何況，若是真的殺死眼前這男人，這手無寸鐵的男人，**那自己跟那些恐怖份子有何不同？**

「我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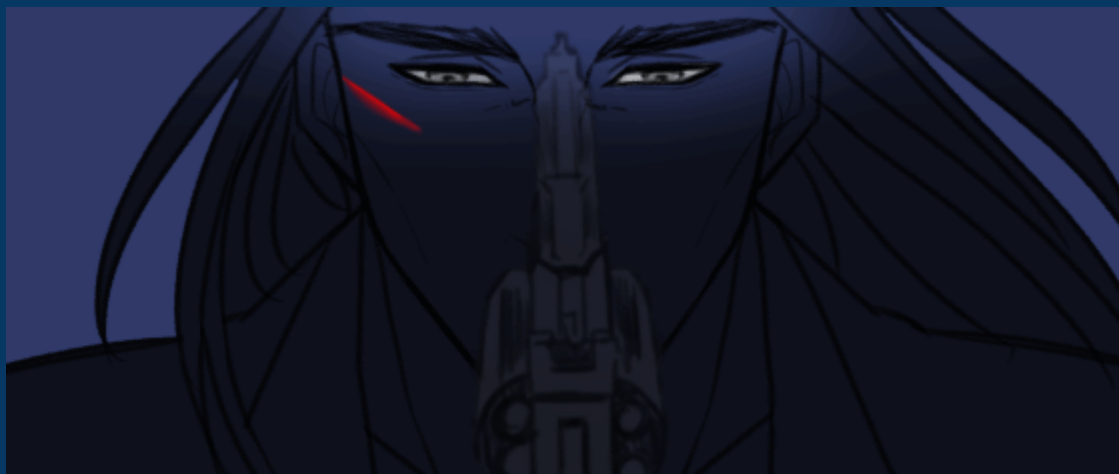
然而約翰完全忽視女子已經動搖的心境，依然執意要執行這動作，那抓著槍管的手又更加施了些力，彷彿是在對自己宣告死刑一般。

「反正，我也不知道那子彈跑哪去了。曾經好像有人跟我說過，『*你擁有被阿拉賦予的名諱，是阿拉的子民，你的命並非是我可以掌握*』。」

「所以就讓命運決定吧，決定你是否可以順利復仇，**殺死恐怖份子。**」

「不過再重申一次，生命的重量，可不輕啊——」

最後幾個音節重重落下，伴隨扳機上確切的使力，約翰輕閉起眼，平靜地等待命運給予自己的審判。



與其相對的是滿溢出驚慌的灰藍色雙眸。

「——！」

在那一秒鐘不到的轉瞬間，時間仿若靜滯，麗希被無盡的恐懼吞噬，腦海被血漿染上腥味。

她並非沒有見過因為槍擊而變的血肉模糊的屍體，但她所畏懼的是，不希望這是因為自己而造成的屍首。

但是對此，她無法控制也無法阻止男人對自己扣下扳機，只能順應對方的使力，被迫面對這所謂生命的重量。

在這時，她也確實感受到了，那股份量——

……

…

.

喀——

清脆而突兀的聲響劃破寂靜，時間又再度開始流動。

麗希怔怔的看著眼前的男子，尚未從震驚中回復，約翰便已率先做出動作。

「看來今天，我的命還不該絕呀。」

他放開原先緊握的雙手，麗希握著槍枝的手臂也因為無力而自然垂下，而身子也像是斷了線一般，連帶著癱坐於地上。

靜默無語，一切又歸於靜謐，只有海潮聲圍繞，還有不遠處急促的腳步聲正在接近。

約翰也沒有再多說什麼，銀灰色的瞳孔在月光的映照下顯得更加冷冽，卻染著一層悵然。

——「過去總會找上你。」

想起那白色大個兒曾與自己說的話，約翰現在才明白那話語中的意思。他可怎麼也沒想到會在實驗室裡遇上曾被那組織，曾被自己殘害過的生命。那既然自己已經毀掉過對方的生活，至少這次不要再讓對方踏上歧途。奪走許多性命的自己很清楚，那份重擔，能不擔上，就別擔，更何況——

「你是醫生吧，你的雙手不該是用來殺人，是用來拯救生命的。」

平穩的語調落下後，約翰便跨步離開，與對方錯身而過，留下女子一人顫抖的，看著那扣在自己手上的左輪手槍。

海風輕撫，溫柔的撫上麗希的髮梢，那是她許久未曾感受到也沒有再去感受的輕柔。銀色槍管在月光下，映照著自己面孔，那也是她許久沒有瞧見的自己。應該說，到底已經過了多久，多久沒有這樣去感受自身的情緒，去面對那些痛楚，去好好的宣洩那些感受。

幾滴淚水模糊了槍身，意外的，她哭了出來。

因為傷痛、因為憤怒、因為不安、因為解脫。

各式情緒夾雜成一滴滴無法止住的淚滴，不斷的從她的心上流淌而出，由臉頰傾瀉而下。

最後她只能曲起腿，將那槍身靠在自己額間，顫抖抽搐的哭著。

並非嚎啕大哭，僅是微聲啜泣。

僅是哭著，不為什麼，只是為了自己，為了自己而哭泣。

直到後來有人到來，她也不再去止住哭泣，似乎已感受不到外界一般。

在這空間中，只有她，與她自己。

